

ENNE *Biagio Simonet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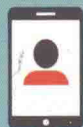
你就是一个猜不透底细的违法者、一个隐秘的位元、一个在几秒钟之内改变了n次的未知数字。你既没有面容，也没有名字，无色无味。你如同氮气一样。

氮

犯罪2.0

〔意〕比亚吉奥·西蒙内塔 著

邓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ENNE

Inchiesta sulla nuova
criminalità 2.0

Biagio Simonetta

氮

犯罪2.0

[意] 比亚吉奥·西蒙内塔

邓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氮: 犯罪 2.0 / (意) 西蒙内塔著; 邓婷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12

(新视野人文丛书)

ISBN 978-7-5321-5790-7

I. ①氮… II. ①西…②邓… III. ①纪实文学-意大利-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9744 号

ENNE by BIAGIO SIMONETTA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Luigi Bernabo Associates.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2016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807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朱云雁

氮

——犯罪 2.0

〔意〕西蒙内塔 著 邓 婷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20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89,000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90-7/C · 52 定价: 4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目录

1.	序幕 90 年代的交易
17.	第一章 2.0 版交易
61.	第二章 身份盗用
99.	第三章 数码窃贼
131.	第四章 骇客与黑帮
145.	间奏 第五大道
161.	第五章 娃娃团伙
195.	第六章 黑帮 VoIP
213.	尾声 点燃我的火
219.	参考资料



序幕 90 年代的交易

搏击俱乐部的首要规则：

绝不能谈起搏击俱乐部。

——恰克·帕拉尼克,《搏击俱乐部》

那是夕阳斜照、人影修长的时刻，汽车车灯撕裂了傍晚的第一片黑暗。车辆在 106 国道上横七竖八地穿行，两排歪歪扭扭的路灯慵懒地发出忽明忽暗的微弱灯光。意大利南部克罗托内市北郊的小镇帕索维奇奥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个样子。一个建得毫无章法的破邮局夹在一栋栋永远不会完工的烂尾楼之间。这里的家家户户都被持续不断的北上移民潮绑架，他们的居所自然也就变得荒废空芜。大家纷纷北上艾米里亚·罗马涅亚、伦巴第、威尼托，甚至前往更北边的德国巴伐利亚或斯图加特，那些千篇一律的富裕工业区，那些天空从来不会微

笑的地方。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起程，品尝过准备行囊的苦涩味道，却从来不是为了度假。

据说有时候只要看看周围的房子，就能明白自己所处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帕索维奇奥就是如此。那天晚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仔细地审视着每一栋房子、每一扇窗户，想象着千沟万壑的脸庞，餐厅里打开的电视，还有那些遥远的往事。

汽车如箭飞驰，掠过一个个被蔓草吞没的农舍，谁知道开往何处。一块写着“出售”的旧牌子毫无指望地挂在一个没有灯光的阳台上。我们就躲在阳台上观看比赛，身体里充斥着肾上腺素和无意识。安德烈很肯定地表示在爬上阳台之前已经将那台大黄蜂摩托车藏好了。我们并排坐下，抽着蓝波迈烟，盯着眼前的场景。

舞台背景是城市的灯光，一闪一闪地隐约勾勒出海湾线。如果有闲情雅致，倒是可以找出一些诗意的元素，毕竟那里是毕达哥拉斯生活过的地方，就是那里，

大希腊的土地。然而，发动机加热的轰鸣声和两三醉汉的叫嚷声毫不留情地破坏了一切诗情画意。

那天我们等了很久。那是 1995 年的夏天，我和安德烈都只有 14 岁，第一次观看汽车赛。地下赛车当然也有比赛规则，但是违反规则并没有什么严重后果，相反，还可能有助于赢得比赛。马路上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台特别拉风的菲亚特 UNO Turbo，全部经过贴地改装，简直就是紧贴着沥青路面。那是穷人玩的《速度与激情》，然而，对我们而言，那简直就是世界上最疯狂的事情。

比赛不过持续了一罐啤酒的时间，略显粗糙的两台赛车一眨眼就消失在山丘后面，离我们的期望值相距甚远，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对赛车盛会的失望。痴迷于发动机的安德烈开始对我狂轰滥炸，满嘴他那套汽车理论，什么改装控制器，什么只要小小伎俩就可以多赢得 20 公里的时速，进而产生质的差别。我努力跟上他的思

维，但是机械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他的长篇大论很快就变成左耳进右耳出的嗡嗡声。

那场比赛显然让他大失所望，白费了那么多心机来观看。

“两台破车。要是疯哥在，他们只配吃灰！”他反复地跟我重复这句话。

“没错，疯哥是不可战胜的。”我几乎筋疲力尽地表示赞同。

疯哥是季诺的绰号。那家伙很怪，常年穿同一件皮夹克。他就和《速度与激情》里的那个疯哥^①一样，几乎是个超现实的人物，本地关于他的传说比比皆是。他的 UNO Turbo 在全省都找不到对手，由此引发了人们更多更荒诞的想象。他那台 UNO 前盖下面到底配置着怎样一台发动机始终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知道的真相，告诉别人时总是压低声音，将自己

① Fonzie，在电影《速度与激情》中译为“小丑”。——译者注（以下同）

的“真相”渲染得更加可信。

如果有疯哥参加比赛，那晚的赛车必定是完全另外一番景象，一场精彩得多的盛会。

然而，那晚也并非毫无看点。那场鸡肋赛车匆匆落下帷幕，根本没有燃起我们心中的半点激情，好在比赛随赠了另一场不期而至的表演。

那条路是著名的白粉之路，也就是海洛因泛滥的地方。在人行道上交易的毒贩子也会提供大麻和哈希什，以便和刚刚开始接触大麻上瘾的少年搭上线，从那里起步，培养忠诚客户，对抗瞬息万变的市場。

这一常规时不时会被宪兵突击打破。然而，不出几个小时，克罗托内的光荣会^①就会重新拼接好拼图，一切恢复如初，毫无差池。街头广场哪怕闲置一天都是不可想象的。毒品交易不允许歇火，巨大的交易额也证明

① 卡拉布里亚大区的光荣会（'Ndrangheta），以及下文提到的那不勒斯的卡莫拉（Camorra）和西西里的黑手党（Cosa Nostra）是意大利主要的黑帮组织。

了这一点。在警察行动之后，帮会希望而且必须立刻对内部力量和牢靠程度进行检查，将拼图的每一块摆回正确的位置。一个有能力在短短数小时内找到新毒贩顶替职位的组织以此向自己的领地发出强有力的信号，让大家明白谁在发号施令，谁才是真正的领主。克罗托内由帮会统领，而非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没有争议。

这里的小马仔都是在路易吉·吴仁纳的时代听着“油罐”路易吉大叔的传说长大的。路易吉大叔是克罗托内光荣会的核心人物。他是绝对的老板，没人敢直呼其名，一生拥有无数个女人和20多个子女。他不可动摇的领袖生涯随着他在1974年被捕入狱而中断，因为他涉嫌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路易吉大叔指使他人谋杀了一对兄弟：10岁的萨瓦托雷·费乌达莱和19岁的多梅尼克·费乌达莱。他们的父亲是“石油大佬”翁贝尔托·费乌达莱，一位从事烟草走私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一天，在一场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混战中，翁贝尔托

开枪打死了路易吉大叔的一个儿子卡洛杰罗·吴仁纳，随后以极其羞辱的示威方式开车从他身上轧过。路易吉大叔以牙还牙，报复性地结果了仇人的两个孩子。1973年9月23日，他的手下在克罗托内闹市区的集市广场上将两个孩子杀害。这起血腥谋杀案触动了正直的克罗托内民众的良知。吴仁纳的帮会也因这一惨剧付出了代价，不得不进行重组，并将这一地盘让给本省的黑帮家族。卡波利祖托岛、库特罗和佩蒂利亚三个市镇成为新犯罪地图上的重要据点。该结果自然也适用于毒品交易。地盘重新划分，新老板驾临。然而，海洛因的贩卖并未因此放缓节奏，海洛因什么时候都有。

那是90年代初的交易。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互联网、脸书、WhatsApp之类的东西。那个年代离颠覆常规生活的科技新时代还很遥远。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和当下是如此的不同。这一不同也体现在如何买一剂海洛因扎进自己的血管。

帕索维奇奥的毒贩无时无刻不在守卫着自己的地盘，就像在工厂一样轮流上班，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晴天雨日，不论酷暑严寒，都不会有所改变，因为瘾君子随时可能光顾，不会提前通知。离开驻守的广场超过两三个钟头就足以让白粉君改换门庭。帕索维奇奥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帕索维奇奥是工厂区，北方的大集团于上世纪 20 年代在此兴建了一片工厂。然而到了世纪末，经过几十年的运作和对土地的毒害，这些工厂走向了缓慢而宿命的衰落。那天晚上，工厂的大烟囱慵懶地吐着气，在见证了一场地下赛车之后，又目睹了一场漫长的毒品交易剧。

帕索维奇奥境内的瘾君子三三两两地分批抵达。一台黄色菲亚特 127 在路边停车，一名毒贩微笑着走近车窗。十几秒后，汽车重新开动，伴随着发动机加热的声音。就在汽车慢慢加速离开的时候，黄色的车灯激发了

安德烈的好奇心。

“这些家伙到底干了些什么？居然给一台 127 装黄色的车灯？”

我问他为何大惊小怪，他瞪着我，做出一个挑衅的鬼脸，仿佛不能容忍我这般无知。他有点不耐烦地跟我解释：“黄色车灯只会装在法国车上，是法国佬二战时期的发明，用来区分本国车辆和外国车辆。可是这发明真他妈恶心！黄灯不管在横向还是纵向都会改变人的感知判断。”

他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后，他总结道：“这帮人不仅是瘾君子，还是一帮装逼蛋。”

那台 127 又停了下来，就在我和安德烈藏身看地下赛车的农舍附近，不过几米之遥。眼看着从车上下来 6 个人，我们面面相觑，担心他们也要进这个破房子。不过，看着他们走路的样子，我们意识到舒适度并不

是他们的首要需求。那 6 个僵尸朝着路沿狂奔，其中一个还没开始嗑药，就已经呕吐不止了。他们毒瘾发作了。这个时候没了毒品，足以让你生不如死：耳鸣犹如身处地狱，肠子仿佛爬到了嗓子眼，凉气穿透全身，从发尖至脚底。这个时候你不想要别的，只想打一针海洛因。针头刺破血管，血液迅速染红针管，然后将活塞慢慢往下推，一滴一滴地注射海洛因。快感瞬间降临，遍布每一个毛孔。每一次都是这样，包括那天晚上。

我们的眼球被那一幕牢牢抓住，不过随后一阵警笛声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警笛声从远处市中心的方向传来，声音时大时小，如同小孩的呜咽声。马路上传来的刺耳的急刹车和喇叭声彰显了司机的满腹焦虑，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待我回头一望，才发现毒贩子们早已不见了踪迹。他们消失了，仿佛蒸发在佩尔图索拉南部工厂基地的烟囱浓雾之间。那台黄色的 127 也已经重新

发动，正准备离开。大家原本以为这是帕索维奇奥的又一次突击缉毒行动，不料仅仅是一台救护车经过。

“操你妈！”有人嚷嚷道。

克罗托内的那一夜至今已经过去大约 20 年，安德烈离开人世也有一段时间了。刚过完 18 岁生日的一天晚上，他开着他火红色的阿尔法 156 送我回家，正嗨得不亦乐乎。人生对他从来就没有慷慨过。他的弟弟来到人世又匆匆离开。12 岁那年，肺癌又夺走了他父亲的生命。好在此后的生活仿佛慢慢步入正轨。经过长期不懈的追求，他终于赢得了弗朗切斯卡的芳心，那可是他从初中时代就一直梦寐以求的姑娘。他还在他舅舅瓦尔特特的修车行里找到一份差事，方圆几里内的年轻人都把自己的摩托车送去他那里改装。安德烈是车行的头块招牌，用他无人能及的娴熟技术装配博里尼牌的零配件和里奥文斯牌的消声器。瓦尔特很为他骄傲，一笑起来就